

虎符

郭沫若

虎 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8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3}{8}$ 插页 4
1980年9月北京新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书号 10019·2935 定价 0.47元





周恩来同志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虎符》演职员合影

(1957年2月19日)



郭沫若同志和老舍同志及《虎符》主要演员在一起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五幕

出版说明

《虎符》是郭沫若同志一九四二年的作品，初版于一九四二年，本社于一九五七年根据一九五四年新文艺出版社版，并经作者作了较大的修订，收入《沫若文集》。本书是以《沫若文集》第三卷中《虎符》旧型重印的，作者生前曾亲自校订过。

目 录

第一幕	2
第二幕	31
第三幕	54
第四幕	80
第五幕	104

附 录

写作缘起	119
《虎符》后话	130
校后记（群益版）	134
校后记之二	135

人 物 表

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异母弟，名無忌，年近四十。

魏太妃——信陵君之母，年六十。

平原君夫人——信陵君之姐，年四十左右。

魏王——即魏安釐王，年五十左右。

如姬——魏王之寵妃，年二十五六。

唐雎——信陵君之客，年九十余。

侯嬴——夷門監者，又称侯生，信陵君之友，年七十。

朱亥——大梁屠戶，侯嬴与信陵君之友，年四十左右。

侯女——侯嬴之女，年十九。

朱女——朱亥之女，年十七。

此外嫗甲、嫗乙、叟甲、叟乙、农妇、乞丐、青年、男僕、老兵、壯兵、少兵各一人，屠戶二人，赵女兵及魏宮女各四人，衛士及群众各若干人。

时 代

魏安釐王二十年，紀元前二五七年。

地 点

魏国都城大梁，今之开封。

第一幕

信陵君邸之庭园，后右为园中之別館，乃其母魏太妃居室，仅現其左側一半。建筑布置与日本式相仿佛。室之右面垂幔，絳色，綉有龙蛇，其后仍有內室。左前兩面各悬三帘，帘淡黃，上有花繪，綴以朱緣。前卷左垂。后壁分为二龕，右龕壁上挂絹画魏昭王像一幀（其像可以演魏安釐王者为模度），其前有銅壺一个插有桂花。左龕靠左之下半部有一壁櫥，櫥上陈列若干青銅器和玉器等小摆设，櫥內藏放垫褥。兩龕之間一琴柱，柱上挂七弦琴一張。室中布席，每席之邊緣綴以朱錦。室外有迴廊，廊际有透花欄杆。欄杆色黃，柱色朱。前左兩面正中处均有石阶。园中花木可任意布置，唯須充分表示秋季。中有桂花树一株，大可合圍，花正开放。其左为短籬，有門道，在舞台前部。

侍女二人，侯嬴与朱亥之女，在前面迴廊上投壺。其法兩人跪于兩端，各执箭五枝，古人謂之“算”。一为紅色，一为綠色。箭端非鏃而系鉛丸，以免伤人。兩人之間置一壺，古人謂之“中”。其形下体为象（任何动物形均可，就有現成之古董用之，最宜），背上負一方壺，壺与象身联为一体。短箭之“算”以同等距离投入壺中，以所投入之多寡定勝負。今假定为：五算均投入者謂之公，四算侯，三算伯，二算子，

一算男。無算为罪人，当受罰。負者向胜者叩头，以算之多少定叩头之次数。如相差二算叩二头，以上类推。同算免叩。如为罪人，則于叩头之外，尚須由胜者以柴炭在額上画記，以表示黥刑。投者須端坐，不能傾欹。幕开时壺中已投入五紅算，此为朱女所投者。侯女尚持五綠算跪于右端。

朱 女 （拍掌欢呼）呵，我一下就拜了公爵，高兴呀，高兴呀！

侯 女 （亦拍掌）真了不起。

朱 女 規矩你不要忘記啦。五算公爵，四算侯爵，三算伯爵，二算子爵，一算男爵，輸了的就叩头。輸多少算叩多少头。一算也沒有就是罪人，叩了头，还要受黥刑的啦。

侯 女 我記得比你清楚。

朱 女 （起身將壺中之算拾起，仍归原位）好，該你投了，你投啦！

侯 女 （端正姿勢）好的，我也要投个公爵給你比！（注意投擲，至少須能投得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与朱女同等。）

朱 女 呵，你輸了，赶快向我叩头！

侯 女 投投玩的，不叩头好吧。

朱 女 不行，非叩不可！少了半个都不行。

侯 女 好，我就向你叩头。（照数叩头。）

朱 女 （儼然受礼）好了，現在該輸家先投了。你再投看。

侯 女 （起拾算，复位，端正姿勢再投）看吧，我这次一定要

贏你。

朱 女 （頗驕縱）你贏了我加倍給你叩頭。

侯 女 不要翻悔，要加倍啦！

朱 女 決不翻悔，一定加倍。但你輸了也要加倍。

侯 女 你這不是已經在翻悔了嗎？怎麼我也要加倍呢？

朱 女 你有把握，你就同我賭。

侯 女 好，我就不相信你會再贏我。我一定要懲罰你這驕傲的人。

朱 女 只要你能夠。

侯 女 你看好了。（整勢作投，至少須投入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多至五算）好，現在該你投了。（起拾算復位。）

朱 女 （整勢作投）我一定要超過你，超不過你，我決不相信。（投算，須十分矜持，但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投去。一算也不能投入。）

侯 女 （拍掌大喜）好呵！你輸了，而且当了罪人了。加倍叩頭之外，還要畫墨！

朱 女 我才不來呢。（舍算下園而逃。）

侯 女 （執柴炭追之）你這人撒賴，非懲罰不可。

二人在園中嬉笑追逐。

信陵君之母魏太妃與如姬由園門出場，魏太妃在前，如姬在後。魏太妃年六十，人甚謙和。如姬二十五六，貌美而莊重。

魏太妃 你們兩個人又在鬧些什麼？

二人聞聲，立罷追逐，肅立。

侯 女 我們在這兒投壺，起初我輸了，阿朱一定要我叩頭。我叩了。後來她輸了，她便撒賴，不向我叩頭，不肯受罰。

魏太妃 阿朱，你总是这样的豪强。（回向侯女）不过阿侯，你大方一点好了，不必和她計較。你們都要听我的话，阿朱，你好生把那些收了，（指廊上壺算）回头再把我的內室好好整頓一下。

朱 女 是。（上廊收拾壺算，置于室中左龕之右側。畢，揭右壁之幔入內。）

魏太妃 阿侯，你到外面去等着，公子假如回来了，你說我在这兒等他，要他快点到我这兒来。

侯 女 是。（由園門下。）

魏太妃 （向如姬）我們上屋子里去坐坐吧。

如 姬 我覺得就在园里坐坐舒展些呢。

魏太妃 在外边也好，我喜欢那株桂花树。（指左翼一株大桂花树）我們在那下边坐坐吧。

如 姬 好，今年的桂花开得真好。

魏太妃与如姬走向树下，在二天然石上就座。

魏太妃 （微微嘆息）無忌在那边和国王商量的情形怎么样了？

如 姬 我来的时候，辯論得很厉害。須賈和段干崇都說不要进兵，有人甚至說向秦国朝賀，讓秦王称西帝。說話的人，差不多都在体貼国王的意旨，和信陵公子反对。就是贊成公子意見的也压根兒不敢說話。那辯

論恐怕是沒有好結果的，已經鬧了好几个月了。

魏太妃 赵国近来求救得很急啦。

如 姬 可不是嗎，每隔一兩天就有人派來，真是急如星火呢。

魏太妃 邯鄲被圍已經一年半有多了。前次你女弟平原君夫人有信給我，說了些她們在圍城中的生活。沒有東西吃，有時吃死人肉，沒有柴燒，有時燒骸骨。你女弟們都參加了行伍工作，白日黑晚要輪流守城，有空便替士卒縫補衣裳。她說：她們的士氣很壯。但是無論怎樣壯，總是有限度的，怕是支持不了好久了。

如 姬 真是够耽心的事，秦國又是那樣十分殘暴的國家。

魏太妃（搖頭嘆息）真是駭人聽聞呢。一下子就要幾十萬人幾十萬人的殺，四年前長平一戰秦國把投降了的趙國的士卒一下子就活埋了四十五萬人。這真不知道是什麼人心呢！

如 姬 真是殘忍。那一次的戰役趙國人活埋了那麼多，秦國人也戰死了一大半。我聽說秦國人那一次凡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都出來打仗來了。秦國的國王還親自到河內一帶去征過兵的。

魏太妃 究竟為的是什麼！被殺的是人，殺人的也是人。被殺的人有父母妻子，殺人的也有父母妻子。為什麼總不推心置腹的想一下呢？

如 姬 根本是沒有把人當成人。假使世間上有那麼一天，人把人當成人的時候，那就好了。

魏太妃 我实在担心得很。邯鄲假使是陷落了的話，不知道又有好几十万人，連妇女老弱，都要遭屠戮了。

如 姬 那是难免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赵国的人也就决心死守邯鄲，决不投降呢。

魏太妃 三十年来，我們这大梁也有兩次差不多就遭了那样的灾难。兩次都是割地求和，算把灾难免掉了。看来求和或許怕也是一个方法吧？

如 姬 不过秦国那样的国家是不会滿足的。割地求和即使能免掉一时的痛苦，但等你喘息未定，他又来了。我看秦国的脚步，非把关东諸侯吞灭，是不会滿足的啦！

魏太妃 無忌也常常在这样說。近来的这几十年我們魏国算还好，虽然和秦国有过一兩次接触，但都不很厉害。关东各国也都不敢侵犯我們，我們算比較过了些太平日子。

如 姬 这是全靠無忌公子的力量呢。

魏太妃 不見得吧。

如 姬 凡是明白道理的人，都在这样說。無忌公子礼賢下士，天下的賢士差不多都集中到我們魏国来了。大家都在說：方今天下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我們魏国的信陵君，要以信陵君为第一人呢。

魏太妃 （呈喜悅色）我也时常听見別人这样夸講，不过在我做母亲的人看来，無忌怎么会有那样的大本領？他

不是还像一个小孩子么？

如 姬 这是太妃的谦虚的美德呢。有太妃这样的精神，所以才能够有平原君夫人和信陵公子这样的人物。

魏太妃 啊，你也奉承起来了。

如 姬 不，一般人都是这样说的。你没有听见我们大梁人有是口碑载道吗？——“要作母，当作信陵母；要娶妻，当娶平原妻；要得子，当得魏公子”。

魏太妃 别人的话多半是褒奖奉承的。无忌那孩子，认真说，我倒有点怪他呢。

如 姬 怎的？

魏太妃 他怎么总得不到他哥哥的欢心呢？

如 姬 （微微叹息）这理由我知道得最清楚，正因为信陵公子太好了，便愈见讨不到国王的欢心！

魏太妃 为什么？

如 姬 国王是害怕他呢。太妃，你不知道。国王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信陵公子和他两个人在下棋，有人来禀报，赵国来侵略我们来了，北方的边境上传出了烽火了。国王便丢下棋子，准备召集大臣们来商量对付的办法。信陵公子阻止着他说：不要那么吃惊，赵王只是在边境附近打猎。国王虽然听从了他，但其实心里总是放不下。不一会又有人从北方来禀报，赵王在打猎。这样便使得国王大吃一惊。他问公子：“你怎得有先见之明？”公子说：“我有一位食客能够探得赵王的阴事，赵王有什么举动，他就预先通知我。”但是从

此以后，国王就害怕公子了。他不仅一次地这样对我說：“無忌那家伙，他的本領比我强，又会收攬人心，不仅魏国的人多喜欢他，連关东六国的人也多喜欢他。”我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这几年来也就不大听公子的話，不讓他管事了。

魏太妃 兄弟之間鬧成这样，实在也不大好。据我看来，还是做弟弟的要不得。做弟弟的沒有尽到弟道，所以連自己的哥哥都不相信他了。

如 姬 实在也难，古今来在父子之間都往往有不融洽的事情，更何况是弟兄。兒子尽了孝道不一定能够得到父亲的欢心，弟弟尽了弟道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兄長的欢心。太妃，我不敢瞞你，像国王那样的人，实在連我都不高兴他。

魏太妃 （頗为惊异）啊，你这是要不得的。国王不是很喜欢你的嗎？

如 姬 我也知道他喜欢我，但他喜欢我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人，而是把我当成一件东西。他喜欢我，也就跟他喜欢馬兒、狗兒，喜欢吃黄河的鯉魚那样。他喜欢我，不过因为我年青，相貌还不算丑陋罢了。如果我年紀大了，相貌变丑了，我就不相信他还会喜欢我的。他以前不是喜欢过别的年青美貌的人嗎？結果那些人不是一个二个都被他丢得来就跟破草鞋一样了嗎？真的，我不过是他的一双垫脚的草鞋，在目前还没有十分破爛罢了。虽然他天天在叫我是小宝贝，小馬兒，